

李巴林回忆录

中共平远县委党史研究室
平 远 县 档 案 局

李巴林回忆录

中共平远县委党史研究室
平 远 县 档 案 局

李巴林回忆录

中共平远县委党史研究室
平远县档案局

开	本	大 32 开
印	张	3.967
字	数	60.48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第一次印刷
准印证号		[2009]梅区准字第 006 号

前 言

李巴林(1906~1977),原名李捷桃,东石人,192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平远中学支部组织委员、中共平远区委农运专干、中共平远县委书记、平远县赤卫队总指挥部总指挥,是中共平远党组织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

1937年6月,李巴林离开平远,外出谋生。1949年11月,李巴林回乡重新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3月任东石乡长,6月,重新入党。1951年4月任东石区副区长。1952年8月,在审干中被清洗(出党出队),至1977年在家病故。

1982年5月,中共平远县委为李巴林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国家干部待遇。

李巴林作为首任中共平远县委书记,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有《自传》;1963年应县志编纂要求,写有详细的《平远革命斗争概况》,藏于平远县档案馆。此外,县委党史研究室还征集到李巴林手写小册子,封面有“平远革命事略”字样。该书内容详实具体,真实性可信度较高,是一本颇为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更好地保护利用,为研究平远革命斗争史提供资料,我们以《李巴林回忆录》为书名,原文翻印,以飨读者。

编者

2009年6月

平远县大革命事略

李巴林

平远县地处广东省的东北隅，东连福建之武平，西连江西之寻乌，为闽粤赣三省边区地带，五岭山脉之中，交通不便、文化的输入困难。

县属政治区域，原划十五乡，横直百里，人口十二三万人。当时公路尚未建筑，对外交通只靠坝头到蕉岭下潮汕之水道一条，其余均羊肠小道与邻县联络，故人民均习于固守，不愿出外漂流，保守思想严重。

人民因山岳地带的影影响，习性固守安居，保守着浓厚的封建社会制度，宗族制度高于一切，族长一即所谓姓中父兄一有支配族内一切事务的权利，如族内发生纠纷、男女关系、祖宗尝产，甚至出卖田地、买男嫁女均须族长经手，男重女轻，妇女不能过问一切。

在社会虽然进入了二十世纪时代，在县内民族工业尚没有一点，日用百货、物品均靠外来，这种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已形成平远社会经济的日见积累，而破产者愈多，而社会资金的积累愈多，所谓富有者愈富有，而贫穷者愈贫穷，而且愈多形成无产者人数的大发展。

在县内人民虽有少数从事工业的，但极少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类系半农半工。当时工人仅有在石正有煤工二三百人、陶瓷工人一二百人，坝头、差干撑船工人一二百人、东石铸锅工人五六十人，其他打铁、理发、裁缝店员等工人均尚未有工会的组织，在县内的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均系以农为业，而佃耕农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在县内的土地一水田旱地山岗一百分之九十以上，掌握在生地主和死地主（宗族尝产）手中，而死地主的财产又系完全由族长支配，其实族长和地主是分不开的，农民均向地主租得土地，自备农具种子，带着家人自行耕种，每年分早秋二季向地主缴纳租谷。

有小部分农民则因无土地可耕种或劳力多土地少，则长年出卖劳力或临时出卖劳力于地主富农家中当长工或短工，因县内地主和富农还霸占一部分土地，其霸占的多系死地主的尝田，其租额是较低的，其租额比生地主田减少一半，故县内地主富农宁愿把自己的田地出租给人而霸占尝田，自己家中无劳动力便雇用贫雇农为其耕种，在农忙时，复由贫雇农为无代价的临时帮工。

地主富农的生活完全是靠收租收息上面，故地富的

生活收租收息越多，则其生活越丰富，他们为了自己的增加收入，便千方百计去敲诈剥削农民，用种种手段去提高田租谷。用脱佃吊佃威胁农民，农民为了保持耕田便不得不加租加息，不少农民为了丰产，深耕施肥而得到丰收，而地主则反说他田地良好能多产，应该加租，农民反变为翻石坎脑，故田租年增无已，全县田租每担谷田高达七成八成，甚至有地主富农弄花样，脱佃吊佃时喝加田担，或借转手买卖喝加田担，故全县田担极少足担的，每担多是六七成，而农民耕地又仅是七成左右，而田租则高达七八成，肯定地说，农民负担的地主田租已纳足成或足成外，即每担谷田高达担多的田租。

农民终年辛劳，手胼足胝，但早秋二季收稻后除完田租外，又四壁萧条，仓库空空如也，终年辛劳不得一饱。

地富用以剥削农民的第二手段是放账收息，而平远贷款利息之高，高达八分九分，甚至月子利、圩子利、日子利、齐头利等等。农民为了无食要维持生命，或家中疾病死亡无法不借债度日，农民何尝不知借债是等于服毒，服毒是自己死了了事，而借债是连累子孙代代为人牛马，故农民一年借债年年辛苦，自己辛苦，子孙

辛苦。

总而言之，在平远的农民长年是无得食、无得穿、无得住，晚上睡觉无得被盖，盖蓑衣，时日过着牛马的生活。

还有，平远的社会还保持着浓厚的顽固的封建社会宗法制度，宗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姓内的事情，族长即父兄可支配一切，贫雇农们即有何买卖，甚至出卖子女，非有族老行前，从中渔利均不得作成买卖，农民们忍气吞声自己卖物，眼看他们从中中饱而已。

农民们在这种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下，阶级仇恨是很深的。

当一九二四年国共两党在广州宣布合作时发出口号，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等等，农民便为这些口号吸引着，希望革命即在平远展开，能够平均地权（当时的农民误解为即是土地改革），能够把土豪劣绅打倒，能够把贪官污吏打倒，自己农民能够得解放，从而过过下半世的好生活。故当一九二五年春东征军第一次来平远时，便有不少农民自动参加革命行列，作东征革命军的向导，如东征军夜袭东石时仅以一营兵力，摧毁了盘据东石数千陈炯明军的力

量，非借农民力量，走小路、抄敌人、声东击西、四面八方包围陈军，是不为功的，这是平远农民第一次自动参加革命斗争的行动。

但曾几何时，全国的军阀打倒了，国民革命说是已告完成，但革命前和革命后的对比究竟如何呢？眼看把持县区乡村政权的人仍然是旧日的一班丑角，贪官污吏依然如故，土豪劣绅仍然横行乡里，农民未得到一点利益，农民经此事实的教训，阶级的觉悟大大的提高了，认清了非有自己的组织，非有自己的政权，是不能解放自己的，因此，蕴酿成一九二七年“二五”减租运动的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的行动。

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的爆发，激起全县人民的反帝反军阀、抵制外货运动的高潮。在全县人民的热情支持下，设立“平远五卅惨案外交后援委员会”，于平远中学以李巴林、谢立猷二人为常务委员，各乡遍设分会组织，“五卅惨案”宣传队落乡宣传揭发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罪行及上海工人惨遭屠杀后罢工示威情形，转报给全县群众，由常务委员会制定抵制外货办法及劝募支援上海罢工工人。全县工人农人均踊跃自动捐款，工人农人不爱财宝，认清了阶级利益是相同的，自己是世

界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此次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遍及全县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时间达三月之久，共捐现款银元三、四仟元汇往上海支援罢工斗争工人。

当时平中校长姚仰璜是地主阶级分子，他看到人民不断觉悟而起恐慌，他一贯包揽校款，侵吞同学会基金，当时同学会基金每学生每期一元，全年两元，从无清算，学生又无同学会组织。一九二五年秋，学生因要求清算同学会基金并要求组织学生自治会，而校长姚仰璜竟认为大逆不道、反叛的行为，实行高压恐吓，禁止集会，因而掀起罢课驱长运动，时间达三月之久。

当此罢课驱长运动中，姚仰璜竟使用种种的高压手段，企图破坏这个运动，借以维持其校长的统治地位。

（一）开除学生，计被开除者有黄日祥、林均昌、钟体泉、谢立猷、李巴林、张国英等十余人；（二）利用宗族封建统治势力、强迫姚姓学生返校上课，借以掩饰罢课学生非学生全体；（三）利用封建子弟兵，亲自统率殴打罢课学生；（四）利诱当道，拟欲实行武装流血。当时有过路军队叶柏质兵团，因叶不为利诱，把情况转告我们，叫我们留意。

同学们在姚仰璜的种种高压和毒辣的手段下，始终

坚持斗争，不胜利不返校，万众一心，齐向学校革命，坚持三个多月之久，尤其难能的是：在罢课期间学生会的费用均由学生照份津出，使学生会的活动得以维持和继续发展。

在校方和学生方两方坚持不让下，事适广东革命第二次东征军到达平远，恰逢平远县教育局召集各乡校董事开会，一为解决平远中学学生罢课驱长事件，有第六军师党代表于忠迪参加，承于党代表舌战群豪，结合着学生的示威游行和请愿，驱长运动才得到完全胜利，闻于忠迪籍隸共产党，曾在平远中学与学生共开座谈会，作了演讲并解答学生对革命提出的各种问题，增进了同学们对革命的认识，鼓舞了同学们的革命的热情。同时，同学们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在这次运动中，得到胜利的解决，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帮助被压迫者，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一九二六年秋，平远中学学生会发起联合了平远附城中学、东石的联合中学，共同成立平远县学生联合会，以李巴林为常务委员，统一了全县学生的行动，增强了反帝反封建的势力。

一九二七年春，中国共产党梅县地方委员会派杨广

存同志来平远发展共产党组织。杨广存初打入平远中学担任教务主任职务，借教学生为名，以宣传共产主义、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杨广存，梅县西门背拔俊屋下人，原在北京大学读书，尚在读书时即加入共产党。因奉组织派遣参加平汉铁路“二七”工人罢工运动，被军阀吴佩孚通缉捕捉，因而南下回家者。

杨广存之来平远中学以党关系由原在嘉应大学教书之陈志莘介绍，陈志莘，平远河头中行人，当时是一共产党员，而那时的平远中学校长系陈经可，陈志莘和陈经可两陈系同宗关系，因此，介绍一拍即成，陈经可本人虽系土劣一流，而且系主要人物，但他系因学生罢课驱长赶走了校长姚仰璜，借新兴一股势力，因以得长校平远中学者，故他对新派还想拉拢拉拢，自己装装新，故当陈志莘介绍杨广存时，有原在北京大学毕业之学生，现任平远中学管理主任之陈方绶，仁居人，曾对陈经可加以劝阻说：杨广存系赤化分子，在北京大学没有毕业即被吴佩孚逐南下者，他提醒陈经可应慎重聘用，但陈经可说“他做他赤化，平远中学就是太沉寂了，要渗点新的兴奋兴奋才好”。

杨广存他来平远中学，他首先的困难就是他是赤色已经暴露的人，人们均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去看他，在工作上增加不少困难，当时在校的反动教员有张公照、高汉男、姚任纯、王素珩、陈方绶、丘光华等人，陈方绶时借管理主任职务关系，时时处处关注杨之行动，丘光华则时假充进步分子刺探杨之消息，杨广存即上了丘光华的当，当杨广存来校后，在与教职员同事接触谈话中，认为丘光华进步，谈到革命、谈到共产党，拟欲介绍丘光华入党，不料丘光华得到了情况，即在教职员中大肆广播“杨广存欲在校组织共产党，拟欲介绍他加入”等语，因此暴露了杨氏来校的身份。

杨广存来平中后，即尽力抓住机会和一切运动，进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物色进步教职员和学生，在教职员工中首先物色得丘光华，即不对头，在学生中物色得李巴林（原名李捷桃）、钟锡球二人。李巴林，平远县东石黄行村人，钟锡球，江西寻乌留车人，曾任寻乌红军二十一纵队司令官（二十一纵队系寻乌县暴动时的县属地方红军，后刘江夏同志在兴龙寻平组织红军五十团时，把二十一纵队并入，后钟锡球调红军二十军当秘书）。

杨广存同志经物色得李巴林、钟锡球二人，不久即行介绍入党，李、钟二人时日在杨氏房中借讲解科学书为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授予共产主义 ABC、资本论、唯物史观、共产党宣言，由杨氏亲自讲解，杨氏之对工作负责任、爱护同志之精神，对党贡献不少，实为平远共产主义党组织的开山鼻祖。

平远中学共产党党员已有三人，即行成立支部，时期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平远中学支部”，由杨广存自任书记，直向梅县地委汇报工作。

平远中学支部为平远共产主义党组织的第一个开荒党的组织，当时在县内的共产党员还有在仁居县城的连云鹤、魏挺群二人，连、魏二人均五华人，他俩人均系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的学生，由省派来平远专做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的农运特派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国民党办的短期干部训练学校，但当时是国共合作，骨子里是操在共产党手里的，所长是毛泽东），东石联合中学有附小教员林汉倜，林是由连、魏介绍入党的，但均无合法（三人）人数，尚未成立组织，只有个人的活动而已。

当时党的政策，代表群众利益的事业。积极参与

国民党争取领导权，争取广大群众围绕党，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

平中支部第二批吸收入党的有：朱天仁、刘仕祥、刘秀仁、林荣贤、李文光等及江西之刘某和廖裕德、平远谢崧发、黄焕章、黄维耀、余秀兴、林传兴等均陆续吸收入党。从此党的组织扩大了。造成了浓厚的赤色革命空气，这赤色的革命空气左右了全校的学生的思想。

当此时期，在县有县学生联合会，以李巴林为常务委员，在校有平中学生会，以李巴林、刘仕祥等为常务委员，掌握了全体同学思想和行动，凡党的政策和行动均利用党团作用，透过学生会号召同学共同执行，使全体学生围绕在党的周围，由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

当时党的组织，尚系秘密的地下组织，凡事都必须透过学生会才能变为同学们的行动，换句话说，当时的学生会无形中变为平中共产党支部的执行机关。而那时在校内也还有国民党支部，以刘文富为常务委员，但他喜欢打牌，凡事不起作用，由以不断的一系列的运动和斗争，提高同学们的革命认识和革命理论水平。

在每事件的发生，均向两方面的方向发展，矛盾必

定到来，在一方革命形势日见向前发展，而另一方则反革命的气焰也日见嚣张起来。在校教职员看到学生们的革命情绪日见高涨，因而大起恐慌，想尽方法来阻止和打击革命的同学。

在当时比较突出的反革命教职员有张公照、高汉男、姚任纯等，如教员张公照不论在那一个场合，在学生的教室讲台上、在朝会的演讲台上、在私人的谈话上，大肆声言：“要革命就要到前方去，持枪打仗才是真正的革命家，躲在后方、躲在学校里高谈革命都是假革命”。又云：“平远是由革命军来革过命的地方，革命已经完成，已革命的地方又来革命，那不是革命，那革命的命，那也就是革中之革，就是负革命，负革命就是反革命”，张公照他是教数学的教员，他硬搬了数学上的正中之正变为负字，负中之负变为正字的定义来曲解革命，他时日把自造的一套假革命、反革命的谬论来阻止和打击后方的革命者，使后方的人不敢谈革命。

张公照又发出共产主义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三民主义是本国人发明的，是很好的主义，本国人发明的主义不要，定要搬到外国发明的主义来，甘愿作外国人的牛马。

张公照又时常发出，只有科学才能救国的科学救国论，时时表扬那一般书呆子和足不出户、不理事的同学为有出息的学生。教员高汉男时作反农会的言论，以诋毁共产党，他是五华人，说五华有新旧农会之分，旧农会是共产党的人办的，专事扰乱社会，耕田不量租；新农会是国民党办的，它极能维持社会秩序，新旧农会时时争吵，甚至械斗，有时还打死人，弄得社会不宁，大家都不安心，假使平远也放任共产党去办农会，也会像五华的农会一样搞到社会无日安宁。

种种反动的言论虽然每日在老师们的口头上谩骂着，但在校内还不起任何作用，在辩论上、在斗争中，真理只有一条，反革命的言论是立不住脚的。

同学们的思想大部都能认清革命的真理，同学们都不断的拿着革命的真理来驳斥老师们的反革命的谬论。

（一）不断革命论，矛盾永远存在，革命也永远存在，矛盾不断发生，革命也不断发生的革命理论驳斥他们。

（二）反革命派不只是前方的敌人，不只是前方持枪抵抗的军阀军队，而后方的土豪劣绅才是革命的最大的敌人，土豪劣绅才是乡村根深蒂固的反革命堡垒，要